

玛丽·巴顿

〔英〕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王爱民 译



玛丽·巴顿

[英]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 著
王爱民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丽·巴顿/(英)盖斯凯尔(Gaskell, E.)著;王爱民译. —海口:南方出版社, 1999. 8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书名原文: Mary Barton

ISBN 7-80609-799-6

I. 玛… II. ①盖… ②王…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4764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67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28.00 元

第一章

哎，真辛苦，真辛苦，
整天忙碌着工作，
亲眼目睹你的左邻右舍，
携儿带女，去寻欢作乐。

瞧，李查德紧抱婴儿在怀，
玛丽双手牵着幼女杰英，
到处逍遥自在，
穿过田野走过芬芳幽香的小径。

——曼彻斯特的民歌

在曼彻斯特附近，有一片田野，在居民们的心目中，称之为“青草田”，田野间有一条公路横穿，把两里以外的一个小村庄与之紧紧连接在一起。这些田地尽管平坦、低洼，却缺乏树木的点缀。可是独有一种令人留恋之处，即使是久居山区的村民刚刚离开那条车水马龙、忙乱喧嚣的工业大都市半个小时而来到宁静平淡、却又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也会感受到城乡之间的那种鲜明的对照，也会令你心驰神往的。这里黑白相间的老式农舍比比皆是，农舍的旁边还盖着杂乱无章的仓房。似乎和现在居住邻近城市里的人们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里，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在这里，随着季节更换，你会看到不同的农活儿，如收割麦草、耕田犁地等。对城里的人们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神奇、富有情

趣，那些被机器的轰鸣声和喧嚷声震得耳聋眼花的工人们，也可以跑来聆听那富有乡土情调的声音——羊牛的哞叫声、挤奶妇女的呼喊声、鸡鸭在旧谷场上唧唧嘎嘎的声音，你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为什么每逢假日，人们都喜欢到这里来消遣。风光旖旎的篱阶边，又总是人们集聚的地方，要是你能亲临其境，或者，我能用恰当的词语把它描写得淋漓尽致的话，你就更不会感到奇怪了。在它的旁边有一个碧波荡漾的池塘，浓绿色的池水映出倒挂在池边、遮光蔽日的树木。池岸一直延伸到凌乱的晒谷场才向下倾斜；这个晒谷场是属于一家我前面所说的古香古色、黑白相间的农舍。从这里可以鸟瞰羊肠小道所穿过的那片田野。农舍的门廊上芳香四溢的玫瑰花，四周的园子里长满了草药和鲜花，这些都是很久以前栽到此地的，当时这个院子可称之为是当地唯一的药铺了。种植着各式各样的奇花异草——玫瑰花、熏衣草、鼠尾草、白壳杨（香浊树、泡茶时用）、艾菊、石竹、爬墙花、洋葱和茉莉，杂乱无章，充满生机。这个农舍和园子离我所说的那个篱阶不足一百码。牧场被中间的山楂树和野蔷薇编织的篱笆分成前后一大一小两块，靠近篱笆阶梯的一块，还有一个传说，在这里常常能找到樱草（报春花），池边的草丛里偶尔会见到幽香的紫罗兰。

我不知这是雇主们规定的假期，还是工人们由于抵挡不住那春光明媚、充满生机的大自然的诱惑，而给自己放了假。一天下午，这块田地上挤满了人。那还是一个五月初的傍晚——在诗人的眼里，还只能算是四月，因为整个上午一直是大雨倾盆。时而看到朵朵柔软的白云被西风吹着飘过湛蓝色的天空，时而还夹杂着叫人担心的暗灰色的云团。和暖的天气使树上吐出了新绿的嫩芽，好像我们亲眼见到它们获得了生命似的。那些杨柳，早晨映在水里的影子还带着棕黄，而现在却变成了淡淡的绿色，和春光巧妙地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

一群群谈笑风生的姑娘们，芳龄都在十二到二十之间，蹦蹦

跳跳地走了过来。她们大多数都是工厂里的工人，穿着她们这个阶层的姑娘们出门时经常穿的衣服，也就是：一条披肩，在中午和天气好的时候，用作披肩；到了傍晚，天气阴冷时，就可以变成一种西班牙女人的头巾。或是一块苏格兰格子呢，罩在头上，两边轻轻下垂，有时在下颌边用别针别住，看上去倒也楚楚动人。

她们的脸蛋并不十分漂亮，除了一两个外，她们的姿色平平，乌黑的头发梳理得端庄而光洁，眼睛乌黑，肤色苍白无光，面带病态，可是，只有那种在工人群里可以见到的聪明伶俐的神情举止，能引起路人的注意。

那里也有许多男孩子，他们大都已成年，在田野里游来荡去的，正要找人随便聊聊，特别是想与这些姑娘们搭讪，可是这群姑娘们却旁若无人似的，并非她们害羞，而是她们自己很有主意。对他们的高谈阔论和蓄意的吹捧，却是置若罔闻。端庄沉静的人儿，成双成对，随处可见，也许是窃窃私语的情人，也许是丈夫与妻子。如果是夫妻，大都带着个孩子，多半由父亲抱着，有时竟有三四个咿呀学步的小孩，或被抱在怀里，或被拖在身边，全家人一起来尽情欣赏这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五月下午了。

当天下午，有两个工人在前面多次讲到的那个篱阶处相遇，他们互相亲切地打了招呼。一个是地地道道的曼彻斯特人，出身于工人之家，从小就在工厂里做工，长大后也没有离开工厂，他中下等身材，体格消瘦，看起来好像发育不良，从他那苍白、黯淡无光的脸上，会给你这样一种感觉：在儿童时代，由于工厂的萧条和缺乏精打细算的习惯，他曾经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这个人五官端正、相貌堂堂、表情非常诚恳而内心却十分刚烈，对任何事，不分好歹，想干就干。在我现在所讲叙的年代里，他善的一面胜过恶的一面，从他那诚恳的神情中，即使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坦然地向他求援，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在他的身边，有妻子陪着，虽然她眼睛哭肿了，不时用围裙把脸蒙住，也许不用夸张，她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了。她

带有农村姑娘的纯朴之美；面容上还带着些缺少礼数的神情，也许这就是城乡居民不同的一个特点。她已有了身孕，很快就要分娩了，这也许是她不能自制而过分伤心的根本原因。他们所遇见的朋友比我刚才所描写的那个人要漂亮得多，可没有那个人聪明，看上去也很诚恳，精神饱满，满怀希望，虽然年纪大些，却充满年轻人所特有的那种朝气。他轻手轻脚地捧着一个婴儿，他那体弱多病的妻子，蹒跚地走着，怀里也抱着一个年龄相仿的婴儿，一看便知，那肯定是一对双胞胎，长得瘦小而虚弱，看来母亲的虚弱体质已经遗传到他们身上。

我后边讲到的那个男子先开了口，一种同情的表情，突然罩在了他那愉快的脸上。“哎，约翰，你的近况好吗？”接着，他又悄悄地问：“埃斯特有消息吗？”同时，他们的妻子也像老朋友似的打着招呼，那双胞胎的母亲和风细雨般的声音，却勾起了她的伤心处，使巴顿太太重新啜泣起来。

“喂，你们快过来，婆娘们，”约翰·巴顿说，“你们走得也够远的了，我的玛丽用不了三个星期就要分娩了，威尔逊太太，你怎么样？何况你又一向弱不禁风的。”他说话的口气非常和气，听话的人不会不高兴的。“快坐下吧，地上的草，现在早已干透了，像你们两个这样娇滴滴的人儿是着不了凉的。”接着，他又温顺又体贴地说：“稍等一下，快把我的手帕铺在地上，你们女人家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把你们的衣服弄脏的。哎呀，差点忘了，威尔逊太太，快把孩子给我，让我来替你抱着。你和玛丽好好谈谈，安慰安慰她，她总把埃斯特的事儿放在心上，打不起精神来，怪可怜的。”

一切安排就序，两个女人便在她们丈夫的蓝布手帕上坐了下来，两个男人，怀里各抱一个孩子，径直向前走去。巴顿一离开自己的妻子，便满脸布满了愁云。

“那么，埃斯特的消息，你一点也没有得到吗？这个可怜的姑娘。”威尔逊问。

“没有，我想也不会有什么消息的，我相信，她一定是跟什么人走了。”

“我的老婆成天愁眉苦脸的，认为她投河自杀了。可是，我对她说，没有人会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去投河的。布拉德肖太太说：她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上星期二，她走下楼梯时，身上穿着星期天穿的那件衣服，帽子上换了一条新丝带，手上戴着手套，打扮得简直就像她一直想做的那种大家闺秀的模样。”

“她确实是一位十分漂亮可爱的姑娘！”

“是啊，她长得确实好看，这也就更令人感到可惜了，”巴顿长叹了口气，接着说：“你看，从白金汉郡来到我们这里干活的这些工人和我们这里的人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曼彻斯特的姑娘们，决不会像我妻子和埃斯特那样，脸蛋红润，灰色的眼珠和乌黑的眼毛。我连作梦也没有见过像她们这样美丽动人的一对姐妹，从来没有！看来，美貌真是一种令人胆颤心寒的陷阱。埃斯特自己也太清高了，无论是谁也管不了她。一旦我多说她几句，就对我大动肝火。说实在的，真是让我妻子把她纵容坏了。你知道，她们俩的年纪相差太悬殊了。我的妻子简直就像她的母亲，什么事情都得由我的妻子来替她做。”

“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离开你们而出走。”他的朋友说。

“对女孩子来说，让她们进厂干活，这是一件最坏的事情。一旦她们有了工作，就能自己挣钱，来养活自己。无论如何，我绝对不能让我的玛丽进工厂做工，这一点我早已下定决心了。你知道，埃斯特总大把大把地花钱买服饰，心想这样才能配得上她那张漂亮的脸蛋。晚上经常回来得很晚，最后，我毫不客气地说了她。可我的老婆却认为我说的有点过头了。而我却是为了她好，因为我确实很爱埃斯特，哪怕全是看在玛丽的情分上。我说：‘埃斯特，你总是这样浓妆艳抹春情骚动，人家正派女子，全都上床进入梦乡了，而你呢？还在大街上到处游荡，如果你还这样执迷不悟的话，当心你会自食苦果。埃斯特，迟早你会变成一个娼妓。到

那时你虽然是我的小姨子，你可别说我不顾亲情，我决不可能让你再迈进我家大门！’可是她便说：‘用不着你瞎操心，约翰，现在我就收拾我的东西，离开你们好了，免得给你们丢脸，我也再不想听到你用这种话来称呼我。’她满脸通红，像一只火鸡，眼里向外喷射着怒火。但当她一看到玛丽哭了，就马上走过去亲吻她。并说：‘我可不是像你父亲所说的那种坏女人。’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缓和多了，说话也客气了，因为我跟你说过，她天生的一副好模样，性情活泼又开朗，我是非常喜欢她的。但她说，如果她到别的地方去住，偶尔来看看我们，大家之间相处的会更融洽。”

“那就是说你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彻底完蛋。大家都说是你把她赶出去的，并且从那以后，你再也没有同她来往过。”

“有些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背后说坏话。”约翰·巴顿急躁地说：“她搬走后，来过很多次呢。大上个星期日，噢，不，就是上个星期天，她还来我家和玛丽一起喝茶呢，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她。”

“她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异常？”威尔逊问。

“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事后我反复想过，她当时显得比以往更文静、更温柔，时而还羞答答的，更像一个成熟的女子，失去了往日那种张狂——到处都能听到她的声音。快下午四点了，她来的，正是教堂下午礼拜结束的时候，她进屋后，便把自己的帽子挂在她住在我家时常挂东西的那个钉子上。玛丽坐在椅子上摇晃着，内心世界显得很是不平静；她坐在玛丽身边的一张矮凳子上，我记得当时还在想，她是多么的妩媚动人啊！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但显得很文静又很温柔，像一个孩子似的，我真是再也不忍心骂她了，更何况，玛丽也够烦恼了。我只记得当时说了一句话，不过非常的尖刻。她挽住了小玛丽的腰——”

“你不能再叫她小玛丽了，现在她已经长大了，并且越长越俊俏，附近的女孩子们有谁能与她相媲美呢？长得多像她妈妈。”威尔逊插话说。

“噢，我叫她小玛丽，因为她的妈妈也叫玛丽。再者说了，我刚才正在给你讲述，当时，埃斯特对玛丽显示出一种引诱的样子。‘玛丽’她说：‘什么时候我把你接走，做一位有钱人的太太，好不好？’听了这些话我真是忍无可忍，便说：‘你可千万别把这些不三不四的话讲给我的女儿。我可坦白地告诉你，我宁可让她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去换面包，哪怕永远也吃不到黄油，也不让她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无所事事的阔太太。白天在商店里闲逛，晚上在钢琴面前怪叫，直到晚上上床的时候；这一天除了对自己，对上帝创造的人类却丝毫没有好处。’”

“你总是瞧不起那些上等人。”威尔逊说，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如此大动肝火，觉得有些好笑。

“难道他们对我做过好事不成，叫我对他们感激涕零？”巴顿问，心中的怒火使他的眼睛发出炽人的目光，他继续愤愤不平地说：“如果我病了，他们有谁会来服侍我呢？如果我的孩子卧床快死了，那些有钱的人会拿着药酒和肉汤，来救他的性命吗？如果工厂不景气，一连几个星期，我找不到工作，恰逢冬天来临，寒霜随处可见，冷风袭袭，火炉空空，床上没有铺盖，几件破衣服也裹不住骨瘦如柴的身体。如果他们的宗教不是在骗人的话，有钱人不早就把他们那堆积如山的東西分给我一些了吗？如果我马上就要咽气，玛丽焦急得走投无路，我知道她一定会是那样的；”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能不能有一位阔太太走来，把她领到自己的家中暂时住下，等她情绪稳定下来后，再让她出去找活挣钱糊口吗？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那是穷人，并且只有穷人，才会帮穷人的忙。在我面前不要总讲那种陈词滥调，说什么有钱人对穷人所遭受的痛苦一无所知。我想，就算他们不知道，也应该想方设法去了解。我们只要能动，就要给他们做奴隶当牛做马，为他们流血流汗，给他们创造财富。而我们却和他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真的，就像《圣经》里的财主和乞丐一样，他

们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可是心里明知道是谁占了便宜。”他苦笑着结束了这番议论，可笑声里却没有一点丝毫快乐的成分。

“好了，朋友，”威尔逊说：“也许你说的一点不错，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埃斯特——最后一次你听到她的消息是在什么时候？”

“啊，是那个星期日的晚上，她来到我家亲亲热热地和我们告别，吻了我的老婆和我的女儿玛丽，并和我握了手，她的样子非常高兴，所以，我对她的这种告别的方式并没有想得太多。但到了星期三的晚上，布拉德肖太太的儿子，把埃斯特的箱子送了过来，布拉德肖太太拿着钥匙一同跟来了。当我们和他们谈话时，才知道埃斯特告诉她要回我家来住的。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她，埃斯特情愿多付一个星期的房费，可在星期二的晚上，她带着一个小包就走了（她穿着她的最好看的衣服，如我上文所讲的那样）。她还嘱咐了布拉德肖太太不要着急，什么时候有空，再把大箱子送过来。因此，她认为埃斯特一定在我家里。她刚说完，我的妻子突然一声尖叫，昏死过去，玛丽急忙给她妈拿来水，我脑子里也全想着自己的老婆，而把埃斯特一下丢到了脑后，直到第二天，我才去打听所有的邻居们，可他们却不能提供任何线索。甚至我还去问过——一个十足的好人，平时因他穿了制服，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我问他是否能为我调查一下，我也深信他会问过其他的警察；有一个警察说星期二晚上八点钟左右，他看见一个少女，好像是埃斯特，急冲冲的走着，腋下还夹着一个包裹，在霍尔姆教堂旁上了一辆出租马车，可是我们不知道车子的牌号，也就无法追踪下去。不管她现在怎么样，我还是很替她担忧。不过我更担忧的却是我的妻子。除了我和玛丽外，她最爱的就是埃斯特，并且是从可怜的汤姆死后，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好了，让我们回到她们那里去吧，你的老婆可能已经安慰过她了。”

他们两个快步往回走，威尔逊表示他们应该还像从前住邻居那样互帮互助。

“我们的艾丽斯仍然住在理发匠街十四号的地下室里，如果你老婆感到孤独寂寞，只要你言语一声，她会马上来和她作伴。更何况她是我的姐姐，也许不该这么说，不过，我敢向你保证，谁也不会像她那样实心实意地去帮助别人。哪怕是洗了一整天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六点钟还要去上班，只要是同街的孩子生了病，她就会去陪夜的，并且一直到天亮。”

“她是个贫穷的女人，十分懂得穷人的苦衷，威尔逊，”巴顿答道。接着又补充了几句：“非常感谢你的好意，也许我会麻烦她，让她时不时地来我家，陪伴我的老婆，如果我去干活，玛丽上学了，家中只剩她一人，一定会感到孤独烦闷的。快看玛丽来了。”父亲的眼里立时发出了光彩，因为在远处一群女孩中间，他看到了自己的独生女儿，大约十三岁左右，长得非常健康，她连蹦带跳地跑过来和父亲打招呼，不难看出，这个人长相虽然十分严厉，却有一副柔软的心肠。那两个人走过最后一个篱碇，玛丽却在后面摘着山楂花的花蕾，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从她身边走过，快速地吻了她一下，嘴里喊着：“千万别忘了老朋友啊，玛丽。”

“好吧，就记住你的老朋友吧。”说话时女孩子的脸涨得通红，这不是害羞，而是生气。紧接着，打了男孩子一个耳光。她讲话的声调把父亲和朋友叫了回来。那个男孩恰好是朋友的大儿子，比那对双胞胎要大十八岁。

“哎呀，孩子们，不要亲嘴和吵嘴了，快来，你们每个人抱一个孩子。要是威尔逊的手臂和我的一样，也一定是累得不行了。”

玛丽迅速跑上前去，把孩子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来，原来女孩子天生就喜欢婴儿，她也知道，不久她妈妈也要生孩子了。小威尔逊也哄着自己的小弟弟。刚才那种撒野、顽皮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

“对于穷人来说，双胞胎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但愿上帝保佑他们。”那个半骄傲半劳顿的父亲说着，狠狠地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便把他交给了儿子。

第二章

波莉，把水壶摆上，
我们，来喝茶吧。
波莉，把水壶摆上，
让大家喝茶吧！

草地上的两个女人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舒展舒展筋骨正准备回家，后面却传来威尔逊的喊叫声：“老婆，我们回来了，难道你们就不怕我们会失踪吗？”这时，巴顿太太看上去也不像刚才那样忧郁、寡欢、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了。因为她已把自己内心的苦衷向自己的朋友诉说了。巴顿邀请威尔逊一家从“青草田”去他家喝茶，他太太听了这个建议，满脸笑容，表示同意。只有威尔逊的太太略带难色，惟恐回家晚了，怕影响那对双胞胎的正常休息。

“哎呀，别啰嗦了，老婆。”她丈夫耐心地说：“难道你不知道这对小家伙不过十点钟是不肯睡觉的吗？难道你就不能像老母鸡保护小鸡那样用你的那条大围巾把孩子包在里面吗？至于另外一人吗，我宁可把他放在我的口袋里，也不能错过到巴顿家去做客的良机。反正我们离家也很远了。”

“我也可以再借你一条围巾。”巴顿太太急忙说。

“太好了，只要能到你家去，无论怎样都行。”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两家人一同朝巴顿家走去，走过许多尚未竣工的街道。它们几乎完全一样，非常容易使人们迷路。尽

管如此，我们的朋友也没有因此而多走一步。进了一条大街，拐了一个弯，走出了那些数不清的大街中的一条，便来到了一个地面铺得十分平整的小院子当中，院子里的房门均向里开，房子的后墙向外，类似北京的四合院，院子中间有一条脏水沟，刷碗洗衣的脏水全部倒在里面。院子里的女人们正忙碌着，在蜘蛛网似的绳子上收拾洗好的东西。那些东西挂满了院子，挂得又非常低，如果他们能早回来几分钟，他们就不得不弯着身子。否则那些没有完全干好的衣物就会碰到他们的脸，在空旷的郊外，离天黑还远着呢，可在这房屋拥挤的院子里，雾气弥漫，光线昏暗，夜幕早已降临了。

威尔逊夫妇和院子里的妇女们打着招呼，因为不久前他们也住在这个院子里。

当玛丽·巴顿（女儿）穿过院子时，两个顽皮、粗野的男孩子，站在一个看上去收拾得不很整齐的房门前嚷道：“快来瞧啊，波莉·巴顿有新欢了。”

当然，这指的是小威尔逊，他用眼睛的余光偷偷地看了看玛丽，看看她有何反应，他见她气得脸都变了形，以至后来和她说话，她连理都不理。

巴顿太太从衣袋里拿出开门的钥匙，走进屋去，除了看见像猫眼睛似的一点光亮外，眼前是一片漆黑，原来这仅有的光亮是炉火，炉子被一大块煤盖着，火光从缝隙中发出的。约翰·巴顿迅速把那块煤捣碎，屋子顿时明亮起来并且暖和起来了。巴顿太太借煤火点燃了蜡烛。她把蜡烛插进了锡制的蜡台里。接着向四周望了望。心里盘算着如何接待客人。那屋子着实宽敞，布置得也非常舒适。走进屋来，在你的右边是一个长长的窗户，配着宽宽的窗台。窗户两边挂着蓝白相间、棋盘花纹的窗帘，现在窗帘全拉上了，让这些老朋友们在屋子里共度这美好的时光。摆在窗台上的两棵天竺葵，因长期没有修剪，而枝叶繁茂，似乎也来帮忙，挡住窗外的人向室内窥视似的。在窗户和火炉之间的角落

里摆放着碗橱，里面满满地摆着各式各样的杯子、碗、盆子和碟子。还有许多说不上名字的东西，别人也会认为是一些没有用处的东西，比如说，摆在刀底下的用来防止弄脏桌布的那些三角形玻璃片。然而，在巴顿太太的眼里，这些器皿用具却是她引以自豪的东西。因为她时常开着门，每次看到这些，脸上总带着满意、喜悦之色。在窗户和门的对面便是楼梯了，还有两扇门，其中一扇门打开走进去，便是一个小厨房，所有涮盆、洗碗这类肮脏的工作全是在这里完成的，那里的几个木架子便是食品、肉类的储藏室。另一扇门，却非常低，一直通向楼梯底下的小煤房。从那里一直到火炉边上，铺着一块块色彩鲜艳的漆布。屋子里仿佛堆满了家具，由此可见，工厂过去有一段时期生意是十分兴隆的，窗户底下有一个带有三个大抽屉的衣柜。火炉的对面有一张桌子，我应叫它帕姆布鲁克桌。由于它是由冷杉做的。我不知这样称呼它是不是很恰当。在桌子上，有一个翠绿色的日本漆茶盘，靠着墙摆着。在盘子的中央绘着鲜红色的、相互拥抱着的一对恋人。一闪一闪的火光在上面跳动着，尽管成年人不像孩子那样觉得它好看有趣，可是屋子的这一边确是五颜六色的。还有一只朱红色的茶叶罐与之相映。使屋子显得更加灿烂夺目了。碗橱的对面墙角处放着一张日常用的独脚圆桌，如果在你的脑海里有了这些，再加上墙壁上画着的色彩浅淡、可是线条分明的图案，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得出巴顿家布置的大概了。

他们把那只茶盘取了下来，在锅碗瓢盆交响乐奏响之前，两个女人把外出的行头脱了下来，叫玛丽放到楼上去，接着便听见主人们窃窃私语的声音和数钱币的声音，出于礼貌，威尔逊夫妇没有去参与。他们心里知道巴顿夫妇是在商量如何来款待他们。将来轮到他们做主人的时候也会是这样高高兴兴来准备的。因此，他们只是忙着照管孩子，假装没有听见巴顿太太吩咐玛丽的那些话。

“我的好玛丽，赶快到巷口转角处蒂平家去买些新鲜的鸡蛋来，再看一看他那儿有没有上好的火腿，就买一磅。”

“买两磅吧。太太别太小气了。”丈夫赶忙凑上前说。

“好吧，那就买来一磅半。要昆布式火腿。威尔逊就是从那儿来的，他尝到了家乡的特产，一定喜欢——还有玛丽，”母亲看她立刻要走，马上又说：“你得再买一便士的牛奶和一个面包——千万别忘了，一定要新鲜的——还有，还有——没有什么了，快去吧！玛丽。”

“不，还有，”丈夫说，“再买六便士的甜酒掺在茶里喝；你到‘葡萄’去买，顺便再到艾丽斯·威尔逊那儿去一趟，他说她就住在转角那儿，理发匠街十四号的地下室里。请她来和我们一起喝茶，我敢肯定她看到自己的兄弟也在这儿会很高兴的。”

“如果她来，就得带着自己的杯子和盘子，因为我们只有六副，并且我们现在恰好六个人。”巴顿太太说。

“哎呀，别啰嗦了，吉姆和玛丽可以合用一个杯子嘛。”

可是，玛丽心里暗暗地盘算着千万别忘了提醒艾丽斯·威尔逊自己带一副茶具，她才不愿意和杰姆合用什么东西呢。

艾丽斯·威尔逊刚到家。她整天在野外采集野草，煎熬成汤汁和药物一起服用；她除了尽心尽力为人家看护病人和靠为别人浆洗衣物来维持生活外，还能识别药草，通晓一些药方。天气晴好的时候，如果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她便常常到荒郊野外去采药，能走多远便走多远。这天晚上她满载而归。采了许多荨麻草，刚一进家门便点起了蜡烛，把它一把一把地挂在地下室的空隙之处。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在墙角处，放有一张简单的床铺，一头吊着棋盘格花纹的幔帐，另一头却只有粉刷的墙壁。地面是用砖铺的，扫得干净之极，但是十分潮湿，看上去好像上次刷洗以后再也不肯干了似的。地下室的窗子对着街道，为了防止小孩子们扔石头，窗户上装了护栏，上面挂满了从树篱上、沟渠边和田地间采来的形状各异的野草，我们一向认为这些东西是毫无用处的，可是穷人却时常拿来当药用，药效非常奇特，要么把病治好，要么使病情加重，屋里到处挂满了药草，光线受阻，屋子显得格外暗，

药草在风干过程中，散发出种种难闻的气味来。在另外一个角落里，是一个由木板做成的吊橱，上面放着爱丽丝珍藏的一些小物品，在火炉台上摆着一些陶制器皿，插蜡烛的蜡台和装火柴的匣子也摆放在那里。一个小小的碗橱，底下放着煤块，上层放着面包，盛有燕麦面粉的盆、煎锅、茶壶和一只马口铁皮制成的小深平底锅，平时常常用来烧开水，偶尔，用它做些美味佳肴，有时也用它为邻居的病人煎汤药。

她回到家里，感到又累又冷，正忙着用湿乎乎的煤块和略微带绿的树枝生火取暖做饭，这时，却传来了玛丽的敲门声。

“进来。”艾丽斯说，可是她马上就想起来了，她已经把房门闩上了。于是便立刻起身去开门。

“玛丽·巴顿，是你呀？”她借着烛光认清了那个姑娘的面孔，面带惊讶地说。“现在你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过去我还是在哥哥家里常常看见你，快进来，快进来。”

“别客气，”玛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妈妈请你过去喝茶，另外，你得自己带上茶具，因为乔治和简·威尔逊也在那里，还有杰姆和一对孪生兄弟。请你快点过去。”

“好，知道了，你妈妈真是太好了，太好客了。我马上去。噢，慢着，我想起来了，不知你妈妈还有没有春天泡水喝的荨麻草了？要是没有，我就顺便给她带过去一些。”

“我想她是不会有的。”

玛丽像只兔子飞野似的跑掉了。对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来讲，无论什么事总想自己做主，总觉着花钱买东西要比邀请客人更有趣。她一切都做得非常出色、顺手。回来时，一只手提着一瓶甜酒和鸡蛋，另一只手拿着香味四溢、用纸包着的昆布兰火腿，肥瘦各半。

艾丽斯拣好了荨麻草，熄了蜡烛，锁好门，拖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巴顿家里。这时玛丽早已回到了家了，正煎着火腿。她那个潮湿阴暗、简陋的地下室无法与这里相比。哎，她并不想比，不过，